

—揭秘—探险—访古—搜奇—

朱干华◎著

跋山涉水 惊蛮烟瘴雨之梦
谈神问俗 论岭南文化之奇



- ◎ 孤身走进岭南腹地，将近三年。当很多人决定北漂的时候，当我的老师邹静之先生一再邀我北上的时候，我思忖良久，决定南下。2006年6月6日，在这个千年等一回的日子里，我来到
- ◎ 岭南，居住在邕城心圩江畔。我像个发现者，惊奇地看到于我完全陌生的百越大地。

岭南田野笔记



江西人民出版社

嶺南

田野笔记

Lingnan Tielvye Biji

朱干华◎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岭南田野笔记 / 朱千华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210-04104-7

I . 岭… II . 朱…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70794 号

岭南田野笔记

朱千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嘉欣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4 字数: 230 千

ISBN 978-7-210-04104-7 定价: 28.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网址: 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孤身走进岭南腹地，将近三年。当很多人决定北漂的时候，当我的老师邹静之先生一再邀我北上的时候，我思忖良久，决定南下。2006年6月6日，在这个千年等一回的日子里，我来到岭南，居住在邕城心圩江畔。我像个发现者，惊奇地看到于我完全陌生的百越大地。在偏僻的岭南山间，我如饥似渴，四处探访寻找，我试图走进那个早已消失的蛮烟瘴雨时代，寻找那些散落的冷僻细节。我走遍岭南大地，去寻找百越人曾经的轻歌曼舞与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

由于历史上对岭南的地域偏见和歧视，使得百越地上许多古老的文化保存完好，没有遭到多少破坏与侵蚀。当然，更多的是岁月无情的痕迹。许多遗存一再被发现。从那些原汁原味的断瓦残垣上，仍然可以领略到热带雨林的蛮烟瘴雨气息。

写作《水流花开：南方草木札记》之余，我收集了大量的关于岭南人文与自然的原始素材。我记下了厚厚的几大本日记。其中神话、民谣、情歌、古俗等，多有涉及，且很多内容，皆闻所未闻。诡异，迷离，神秘，唯美。芳草闲庭，山水沉香。我目睹了一幕幕五彩斑斓的异域风情，男欢女爱，以及热带雨林里流淌着毒汁的奇花异果。其间诸多异事，皆为亲历，不敢造次，如实记录。我想透过这些一鳞半爪的历史痕迹、奇风异俗，以及一些飘忽不定、语焉不详的神话传说，去寻找曾经属于岭南人的精神个性。遂将所写的岭南笔记，一一重温，酒后茶余，闲闲点笔，创作岭南异闻实录，定名为《岭南田野笔记》。





目 录



裸浴	1
顽石记	9
白裤瑶	15
迷魂草	17
古鼎龙潭	21
桂林治游录	24
柳州秘录	27
防城港日记	30
美人鱼	33
夜光岭	45
南宁新语	49
崇左野闻	52
昆仑关	57
茶叶碎铜	70
沌湖记	72

鸳鸯石	78
自梳女	81
上村	91
开平碉楼·无人村	97
见血封喉	104
端州砚遇	108
湛江异辞录	114
梅关	122
大庾岭	128
梅岭古驿道	138
阴晴塔影	143
珠玑巷	147
南雄古镇·古村落	152
满堂客家大围	162

鳄溪•鳄鱼池

桄榔庵

蜜唧

穴居岩处

巢居树宿

干栏

火耕水耨

追鱼

鼻饮

钩藤酒

齒齒

213 210 206 199 196 193 189 186 182 176 165

裸浴



早年读古书，始闻岭南有男女同川而浴的旧习。想那蛮烟瘴雨时代，岭南山野之间，桂岭古道旁，时见古树丛竹，溪水潺潺。河边苍苔缀密，荫以高松，蕉叶，古榕。日暮时分，但见男女老幼，裸浴于清澈的溪间，风乎舞雩，踏歌而归，其乐也融融。书中记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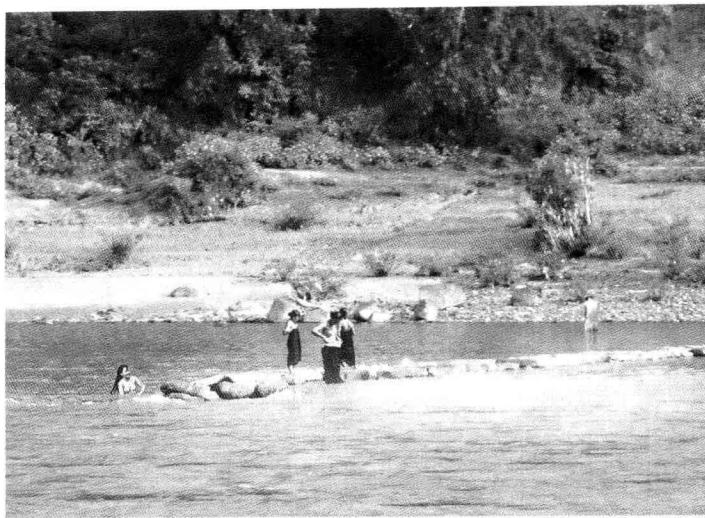
自肇(庆)至梧(州)，路届粤西，即有蛮夷之习。妇人四月即入水浴，至九月方止，不避舟客，男女时亦相杂。古所谓男女同浴于川也。

——清·吴震川《岭南杂记》

这些裸浴者，皆为岭南土著。中原人迁来此地，即土著称之为客家人者，则没有此习俗。浴者除了不避舟客，他们有自己的约定。男女同浴，若溪水小，人又多，身体偶有触及，在所难免。但绝对不可碰到女人的乳房，那是她们的圣洁之地。若触其乳，则怒相击杀，是要和你拼命的。

山野溪水间，男女裸身而浴，且不回避，多么不可思议。更令人惊奇的是，岭南裸浴习俗，至今仍存。这在文明社会里，无疑是惊世骇俗之举。我不远数千里来到岭南，跋山涉水，走进偏远的各族山寨，所闻裸浴传言颇多。且不只是壮族独有。其他如瑶、苗、侗、仫佬、毛难等少数民族，都曾有这习俗。

我忽然想起，裸浴之风，不止于岭南，在我故乡就有，那实是劳动的结果。炎热夏季，村



盘阳河畔，当地很多女子在河边裸浴，
她们才是大自然的天使

里姑娘小伙，女子割麦，男子打麦（那时还没有脱粒机，全靠双臂握住麦把，麦穗砸石头上，打下麦粒）。早出晚归，汗流浃背。收工之后，顾不上饥肠辘辘，直奔河边，借夜幕掩护，脱得精光，扑通扑通，跳进水里。月影朦胧。男在上游，女在下游，约定俗成。这样的情形，我还记得。虽然也是裸浴，但男女有别，且只在夜晚裸浴，又有月色朦胧遮掩，这与岭南男女同川裸浴有本质区别。

我在岭南腹地漂泊，已经两年。无数次行走在那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山寨，我曾亲眼看见裸浴一次，是在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盘阳河。巴马瑶族自治县位于红水河西岸，距邕城250公里。盘阳河由西北向东南流去，汇入红河水。

盘阳河是一条神秘之河。非常奇特，此河不停地进山出洞，前后穿越好几个山洞流出。她是巴马百姓的母亲河。盘阳河两岸峰峦奇峻，田畴似锦，河谷如画，壮村瑶寨星罗棋布，居住着世代勤劳朴实的壮瑶同胞，他们长年累月躬耕于盘阳河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在此桃源里繁衍生息，过着传统农耕自给的生活，而且，自古形成了男女同川裸浴的习俗。

初夏的一天,为写作《南方草木札记》寻找素材,我来到传说已久的盘阳河。我从巴马县城出发,沿盘阳河去西北方向,第一站到达甲篆乡。这个地名很古怪,看起来很有文化意味,似乎是很久远的一个地方。其实距县城才十五公里。我在甲篆乡住下。然后沿盘阳河徒步行走,寻找我想要的草木。

真是个美丽如画的山乡。山中野花尽发,盘阳河畔,青李及棠梨花皆如雪。岸上多崇冈,远水近林,极幽邃。其上有飞泉淙淙下注,四时不绝。复前行,中有山路,泉水出焉。

一只孤独的飞鸟,身影缥缈。我在这儿停住。我没法看见盘阳河了,河掩在草丛那边。也没听见什么,但肯定有河的声音。村庄在流动,岸在流动。水是这样地迎接我又离开我。千枝万叶盛夏的繁荣,婆娑摆摇。

我在丛林中迷失方向,只听见水声在哗哗地响。我在山谷间绕来绕去。日薄西山。我忘记了归路。渐渐地,有一阵嘈杂声传来,我循着声音,前去问路。蓦地,我眼前一片炫目的光华。一群女子,五六个吧,正在河边裸浴。传说已久的裸浴情景,如此真切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像个木头人,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立定在那里。

一个个白白的身影在晃动,迷离恍惚,人体曲线突出轮廓,婀娜的身姿和头上飘散的长发,一幅天然沐浴图。笑声,水哗,莺语。夏季的水草缠绕着树枝。我仿佛坐在水底,头顶上流动着夏季的阳光和水声。旁边一园修竹,中有一涧,水汨汨竹中。

她轻盈出水,在丰满的土坡躺下。这里生长了好多细竹与绒绒草,给太阳暖得翠绿。疲惫的她,躺在草上,姿势太美,一丝气力也没有,偶尔折一枝竹叶。时新篁嫩绿色。碧柳绿蒲,玉版竹影。又有白莲数朵,粉花正放,香风满一山。

痴迷之际,忽想到,裸浴乃当地古风,是人类返璞归真的一种表现,我何来那么多的念头而停步不前。思想作怪也好,少见多怪也好,坦然前行。正想着,她们发现了我。其中就有人开口唱道:

盘阳河哎水清清，妹在河里莲花身。

对面阿哥哪里去，一身臭汗好难闻。

哈哈哈……

至河边。她们没有任何惊慌，也没有任何害羞与回避。她们在我面前毫无遮蔽，心地坦然，一片明净。在她们面前，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灰暗与失落。一曲山歌撂在我面前，将我军呢。

我站着，嗫嚅着。我来到壮乡，早就听说，无论如何，要会唱几首山歌。有的山寨，不会山歌，是不让进去的。如果进去了，不会山歌，那是要喝酒的。人家唱一支山歌，你就要喝一碗酒。虽是青梅酒，喝起来甜，可是后劲很大。我曾在大明山顶上，被当地的山歌王，彻底灌醉了一次。那次真是醉翻了。发誓学山歌。于是就跟山歌王学了十来首。姑且试她一试。

上树摘花花落水，下水捞花水来推。

哥我没有桃花运，白走一趟空手回。

呵呵，那你下来啊。水里这么多花呢。哈哈哈……她们在狂放的嬉戏中，宣泄出放肆的笑声。生命的活力与美妙，在她们身上千姿百态。

我没有下水去。我看过了汤加丽的写真集，很唯美，能让我内心产生平静与喜悦。可是眼前水中花，却让我紧张，大汗淋漓。我对她们说，我迷路了。腹中正饥，午饭还没吃。想去镇上。我问她们去镇里怎么走。其中一个说，我带你去。她立即上岸。穿衣。其他女子也陆续出水。水花四溅。却不见有人戴文胸。我很纳闷，又不好问，木木地跟在她后面，往甲篆乡的街头去。

女子覃姓。原来，她就是饭店老板的千金。盘阳河鱼庄，多诱人的饭店，吃鱼为主。有两个老人坐在门边树下，神态安详。覃女给我介绍，老人是她的祖父祖母，祖父 105 岁，祖母 103 岁。久闻巴马是长寿之乡，果然名不虚传。覃女非常隆重地向我推荐巴马的三个名



盘阳河畔裸浴的女子

菜：巴马香猪片，油鱼，火麻汤。并一一为我做介绍。

巴马香猪。又称七里香猪，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猪种，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迷你猪，最重只有十来斤。明清时即为贡品。肉香。一家煮肉四邻香。

油鱼。盘阳河甲篆乡河段的特殊鱼种。此鱼入锅毋需放油，锅里略煎片刻，自行出油，不粘锅。油鱼入口，油溢于唇而不腻，鲜嫩甘美，鳞皮醇和，鱼骨细如丝，无需吐骨。味极香。一家煎鱼，十家闻香。

火麻。一种植物果仁。火麻仁油是目前唯一能溶于水的植物油。火麻与青菜做汤，即成火麻汤。常食之，祛病益寿。

我在巴马甲篆乡的盘阳河鱼庄享受着美味。我请覃女入座。在盘阳河一带，有很多稀

奇古怪的事，让我无法释怀。我决定借杯薄酒，向她求教。可很多事，又怎么开口呢，比如说，裸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有时我无法明白，那些衣冠楚楚的城里人，到底是走向了文明，还是远离了文明。覃女看透我的心思。她说得轻描淡写：你们是少见多怪。她接着说——

裸浴在我们盘阳河沿岸，从来就是这样，坦荡，自然，不解风情。没有人觉得它有碍观瞻或伤风败俗，也没人觉得它应该成为风景或者特色需要宣传彰显。不知何时，外地游人来到巴马，总是鬼鬼祟祟、探头探脑，想见到裸浴情景。真不明白，一群人在河里洗澡，有什么可看的呢，大家脱光，都一样。在巴马人心中，人原原本本沐浴在自然之中，消除疲劳，清洁身体，如此而已；没有暧昧，也无关风情。

甲篆乡，人称小桂林。天与山相接，水与山相依。盘阳河四季清澈，翠竹古榕相映成趣，沿河两岸，村旁河边，到处都有裸浴场所，或蕉荫之下，或翠竹间，或河滩之上，或溶洞边，原始风貌，自然幽静。三伏暑天，村寨中几乎人人都要裸浴。男人不穿短裤，女人不戴文胸，无拘无束，洗浴方便，做农活也轻松。

傍晚，男女老幼，三三两两相邀河边，脱衣解带，尽情沐浴着盘阳河的晚霞。裸浴中男女老少，有的壮实粗糙，有的栗色光洁，有的肌白肤嫩，年轻的女性，更显示出身材玲珑和曲线之美。不怕他人窥看，无所谓羞愧。如果一个人拥有健美的身体，那是一种向人炫耀的资本。这一古老的传统裸浴风情，一直沿袭至今。

这就是我在岭南巴马盘阳河遇见的裸浴情景。坦白地说，那些女子的身子，并不全是窈窕。可为什么会在心中引起强烈震撼呢？不管怎样，那盘阳河畔午后阳光下的一幕幕光景，是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了。

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贺州一个十分偏僻的山沟里，我居然也裸浴了一回。如果是我一个人，也没什么。一个人赤条条融入天地山水间，也是回归自然，陶冶性情。可是，那一次，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向导，她也跟在我后面，宽衣解带。现在回想起来，都恍若梦中。

我只身到贺州，为寻找传说中的玉叶金花。这是一种稀世名花。我想找到此种植物，并把她写入《南方草木札记》。我在贺州旅游局，找到了一个去南乡镇的向导。向导是南乡镇人，一直为去南乡温泉者做导游。向导名春华，一位美丽的女子，毛难族人。

经过长途跋涉，我和向导来到与广东连山县接壤的南乡镇。向导告诉我，里溪那边有许多玉叶金花。只是，去里溪的路很难走。不通车，只能步行。我说，走就走吧。向导面露难色，似乎不愿意去。我说，我可以给你双倍费用。她说，不是费用问题。我说，那为什么不想去呢。向导欲言又止。半晌，还是作出了决定，说，只是过河，有点麻烦。于是，带我上路。

里溪，在南乡镇的西部。要过崩山、大船口几个小村寨，才能到达。在大船口，我们被一条河拦住去路。河里涨满水。向导对我说，这里的河，遇雨季就涨水，没有桥。过往行人，只能涉水而过。我问，那衣服怎么办。她说，这里的习俗是，男人在前面，女人在后面，都脱光，把衣服举在头顶过河，但不可以回头看。约定俗成。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岭南深山里，会遇此怪事。脱还是不脱呢。虽说是当地风俗，要我在光天化日之下，在一个女人面前脱光衣服，实在是很为难的事。向导告诉我，过了大船口，里溪就遥遥在望了。

我忽然想起，古书上曾说，禹入裸国，解衣而入，衣带而出。我何不学禹一回，入乡随俗呢。而且到了这地步，不脱是不行的了。好在是夏季，穿得不多。一闭眼睛，脱。把衣服举过头顶，涉水而过。水深及胸。我在前，她在后。我们在大船口的河里，一步一步蹚过水去。正是炎夏。河里的水从山上流下来，清冽凉爽。若是我一个人，真想在河里洗个痛快。树林里蝉噪阵阵，像在饮山谷里的寒泉。

这就是我在岭南深山里的一次裸浴的经历。后来，我在里溪看到了稀世国保植物玉叶金花。所谓玉叶，实为五片萼片，自然变成叶子的。非常奇妙。再后来，我和向导原路返回。在大船口，我看到好几个女人顶着衣服过河，她们在我面前鱼贯而行。



盈阳河畔，人与自然的融入与和谐，使得盈阳河成为世界闻名的长寿之乡。百岁以上的老人，比比皆是。

傍晚，山间雾霭模糊了我的眼镜。我隐约看见几个女人在水里移动。像一些白色的羽毛与雪花。这是盛夏啊，哪来的雪花。雪花轻盈地舞蹈，转身，飘动，成为一个女子，倩影婀娜。我是多么喜欢这岭南的傍晚。在深山里的里溪河两岸，传说每个女人都有一朵玉叶金花，在不知名的某处，阴坡或阳坡，盛开。无数的树木，沉默的石头，高高矮矮，那是她们一生的男人。